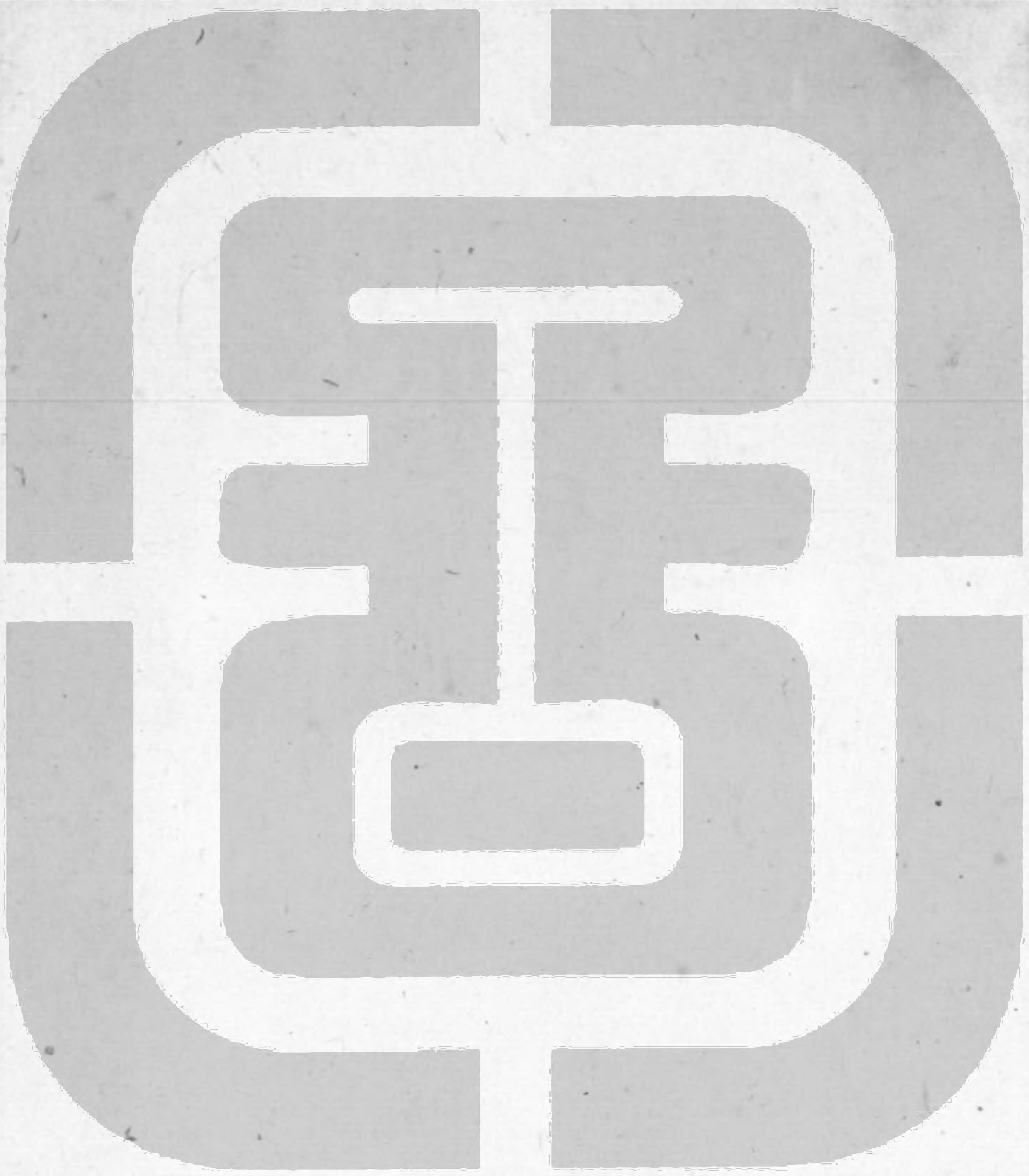

敘助兵餉疏

題為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
天恩查敘各省直勤
王督撫鎮道並敘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案照先准
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為播酋外
逼貴竹內釁等事本部覆議移文雲南湖廣福
建廣西撫按嚴督各布政司將庫貯銀兩如數
解赴貴州軍前交割等因奉
聖旨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

不許推諉稽延致悞軍機欽此又該巡撫貴州右
副都御史郭子章題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
事户部覆奉
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
鳳陽廣西如數觧彼濟用不許執留遷延悞事取
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
題為播賊狂逞未已貴省物力難支等事户部覆
奉
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
觧以後不敷著總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隣省便宜
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以期滅賊如有抗違支
吾指名參來重處不饒欽此又該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宋興祖題為播酋殺虜官軍張威挾撫等
事本部覆奉
聖旨這協助兵餉著火速嚴催接濟有再藉口支吾
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參來重處欽此又該臣
題為循例
請設兵將等事兵部覆奉

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
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
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狥情顧面因循虛假各
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叡陳璘等
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揀好
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兵部
題為軍務事節奉
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徑自催調領兵
叅遊而下併聽節制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為
叛賊臨城殺將等事節奉
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即至這本
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
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托故遲延以凌駕塞責事
發各鎮同罪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臣郭子章題
為播患孔殷貴陽伊邇敬陳阽危之勢等事兵
部覆奉
聖旨貴州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堪動錢糧准先
動後題興隆叅將准添設陳用賓著竭忠任事共

圖犄角以靖地方不許顧忌推諉欽此又該兵部
題為軍務事奉
聖旨是廣西土司官兵准調發莊志傳務禀川貴督
撫及總兵官節制分布進止不許專擅行事致失
機宜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為播寇突出
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覆奉
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
遵前旨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梗亂
普天同仇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託言遵旨
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又該臣
題為播賊分道突犯全黔等事節奉
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
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
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欽此該
户部題為暫留起解錢糧抵給貴州萬分緊急
軍需事奉
聖旨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充餉仍著搜括設處務
足題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欽此又該山西

道御史李時華題為師期伊邇謀貴萬全敬獻
芻蕘等事本部覆奉
聖旨叅省進兵費多師期又難預限況貴州尤稱貧
瘠萬兵齊集其操站俱當存恤這南京河南銀兩
著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處的務要湊
解俱不許短少遲悞責有所歸漕糧聽督撫酌量
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欽此隨該本部咨行
各邊各省督撫諸臣并移咨到臣俱經欽遵分
投催調間續准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
傅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汶咨稱挑選精
兵壹千員名赴援又准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賈待問咨委叅將周國柱統領兵
馬壹千陸百員名匹并解盔甲壹百副火炮伍
位叅眼鎗叅拾杆鐵子壹千箇鉛子壹千伍百
箇火藥壹百伍拾斤火線壹千條又准總督兩
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咨委都司
趙應科領兵貳千玖百捌拾伍員名并帶鳥銃
壹百叅拾門鉛彈貳拾斤藤牌壹百面火箭貳

萬枝往蜀又行肇慶府借支銀肆千壹百叁拾
肆兩與總兵陳璘募兵壹千玖百叁拾捌名往
楚又差鎮撫張蘭等解銀捌萬兩助黔又准巡
撫寧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寧咨
送總兵馬孔英統領兵馬伍百伍拾叁員名匠
又准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曾如春咨委遊擊
任承爵等領兵貳千員名又准巡撫山西右副
都御史魏允貞咨委參將余德榮領兵伍拾名
并帶湧珠炮肆拾位叁眼鎗陸百杆鉛子玖千
顆鐵子捌百肆拾顆又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
史劉易從咨委守備趙賢輔領兵壹千壹百陸
拾貳員名又准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
咨委都司封建領兵叁千肆百玖拾捌員名又
准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汪應蛟咨委坐營王
芬統領力士南兵伍百叁拾柒員名并解大弓
肆百張火箭肆百把大火箭玖千貳百柒拾枝
小火箭貳千叁百肆拾貳枝焰硝肆百捌拾斤
又准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咨委遊擊

佘世威等統領兵馬貳千員名匹幷帶湧珠炮
貳拾位叁眼鎗陸百杆又准巡撫延綏右僉都
御史王見賓咨委參將李經統領兵馬貳千伍
拾柒員名匹幷帶滅虜炮壹拾貳位火炮肆拾
貳位叁眼鎗伍百陸拾伍杆又准巡撫雲南右
副都御史陳用賓咨稱備移總兵沐叡發中軍
張澍等領兵柒千馬千匹象數隻往黔進征該
鎮親統貳千員名屯劄曲靖本院駐劄霑益聲
援又准處補川餉銀柒萬柒百柒拾伍兩玖錢

助黔又准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咨稱備
移總兵李如樟選委都司莊志傳守備白明達
等領兵貳萬往黔進征該鎮移駐泗城州應援
又解餉銀叁拾萬兩赴黔協濟又准巡撫順天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咨差官楊崙解
滅虜虎蹲炮陸拾位大鉛子陸百箇小鉛子壹
萬捌千箇火繩壹百捌拾條藥線叁千條火藥
陸百斤馱炮架叁拾陸副木郎頭陸拾把木送
子陸拾根鐵藥升陸拾箇鐵藥匙陸拾箇鐵錐

陸拾把鐵剪陸拾把藥線筒陸拾箇皮褡褳拾
貳箇油簍貳拾肆箇鐵钁貳拾肆把叁眼槍陸
百杆鉛子壹拾捌萬箇藥管壹萬捌千箇藥線
壹拾捌萬條火藥壹千捌百斤盛鉛子皮袋陸
百條盛藥皮包陸百箇搠杖陸百根藥線筒陸
百箇鐵錐陸百把鐵剪陸百把又准巡撫福建
右僉都御史金學曾咨解軍餉銀拾萬兩赴黔
又准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咨發淮陽
兵叁千令原任副總兵王鳴鶴領赴黔楚進征
又解軍餉銀拾萬兩赴川各協濟等因陸續移
咨到臣隨將兵馬器械發去軍前分布協濟銀
兩解赴營中聽支去後續據各營揭報酋寇蕩
平地方底定隨該臣遵奉
明旨撤下各該營路議將前項兵馬次第撤放責令
原來將官統領分別水陸程途遠近給以行糧
軍火器具應收貯者收貯應發還者發還各邊
鎮訖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偏沅撫臣江鐸各
會稿內開南京戶部解到銀拾萬兩河南撫臣

曾如春解到餉銀玖萬兩江西撫臣夏良心解
到餉銀叁千叁百餘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
餉銀壹千玖百餘兩鄖陽撫臣鄭國仕助餉萬
金及稱雲南致仕總兵官黔國公沐昌祚助銀
貳千兩貴州原任户科給事中今為民陳尚象
助米壹百石土官禮思明助硝壹萬斤武舉張
鶴翀庶母章氏土官安大順各助米壹百石藍
生宋仕通趙希伯秦任生員沈繼祖聞於臯桑
來鶴程雲路壽官陳嘉猷各助銀壹千兩等因

又該臣查得先因逆賊卒起蜀無硝磺差人别
省收買急不能至聞陝省多產此物向臣過漢
中地方見南鄭縣知縣霍鎮方談吐精明志在
滅賊該縣與蜀相隣因發銀令之買辦本官晝
夜拮据收買數萬陸續解運自始事以至賊平
用之不盡各有申文在卷通查到臣該臣看得
逆賊之敢於稱亂非其好生惡死之心果與人
殊而敗國亡家之禍甘以其身嘗試也彼所自
恃者山川之險要兵甲之精强物力之豐盛而

所習見者川蜀之武備不脩貴竹之帑藏如洗
以為吾惟不為耳一旦褁糧下甲從中而起即
縣官其如我何蓋漢孰與我大從古夜郎王之見固
若斯矣不知忠義之性人所固有亂賊之黨法
所必誅當方內泰寧
天王大一統之日而一夫橫行乎其間其誰不投袂
而起仗義勤
下思立功名於萬里之外又況乎
天怒赫於雷霆
天語揭乎日月激信臣精卒之心而作義士仁人之
氣是故各省直邊鎮諸文武大吏各以兵會多
或至於數千各以糧從多或至於數萬即下至
巖藪之士閭巷之人亦皆捐升斗出涓滴以為
萬一之助夫然後知
國家全盛之力而治教休明之驗也夫大加小順
討逆衆覆寡得全全昌理有固然無足異者其
叅月而舉之削株掘根靡有遺種非幸也宜也
矣

國家儲糧治兵以備不然即文武大吏奉
王命討不庭轉餉發兵自其本分亦非有所希冀於
後也惟是
帝王之所以鼓舞一世者令惟其行賞惟其厚諸臣
既以奉
陛下之令羣力畢舉以克有成功
陛下當必有所以優厚之者臣亦何得不一據實爲
明言之除各省原委統兵有功將領等官另本
題敘並解助兵餉銀兩另冊

奏繳外照得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
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汶身繫四海安危才
憲萬邦文武傳檄則佽飛雲集雄邊之貔虎生
威銜枚而輕騎飈馳險囤之鯨鯢落膽巡撫順
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裒然山斗具
瞻屹矣華夷偉望諸羆檀火攻之巧焚險雋焰
比燎毛六師張當膚之聲蕆一元兇勢如破竹巡
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胄鐇
武庫甲兵望重北門鎖鑰遣虎頭之上將威名

風掃乎妖氛部魚麗之雄師罷具星廻於組練
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表
表簪紳清望峩峩嶺海殊勳麾部曲而雲捲蒼
梧聲沸千羣鵝鸛飭儲胥而光騰紫電魂飛孤
壘豺狼巡撫寧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楊時寧河洛千尋砥柱賀蘭萬里長城移將士
於衝邊懋心著忠勤之大義授機宜於密幄借收
戡定之膚功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曾如春雄
才間世干鏌碩望
中朝鼎石指麾梟將經九折之坂而輻輳如期發縱
羽林破絕巔之巢而衝擊稱最巡撫山西右副
都御史魏允貞大節匡持
國是宏才經濟時艱分幕府之材官赳赳威揚於
壁壘撤轅門之軍實纍纍氣壯於干城巡撫山
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駿猷傾注嚴廊鴻略澄
清海岱驅三齊之健卒旌旗日耀雲屯董兩浙
之冠軍籌策風生電掣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
劉元霖銓衡風凜

清朝節鉞波恬滄海義旗西指兼水陸而虎賁之士
三千宿將南馳挾風霆而鼠竄之夷百萬撫治
鄖陽右副都御史鄭國仕斧鉞當秦楚韓魏之
交勳名係中外華夷之望憂先同室切已饑已
溺之思震急于隣効移粟移民之助巡撫江西
右副都御史夏良心聳節槩九紫峰寒慘威稜
三江浪靜千金饗士纓冠先
王室之憂萬里平夷彝咒勒鬼方之績巡撫雲南右
副都御史陳用賓慷慨勵勳

國難威嚴汎掃邊塵調勁卒於烏蠻驍步七千雄
閫外發精鏐於金齒師徒十萬飽行間巡撫廣
西右副都御史楊芳抱負經文緯武謀謨安夏
攘夷督龍城象郡之兵萬竈炊煙蔽野捐桂嶺
梧江之積全黔芻粟屯雲巡撫保定右僉都御
史汪應蛟皎皎丹衷貫日冷冷素節凌霜鐵騎
度滹沱起六郡良家之子銅魚飛越雟靖三苗
逆命之兇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望崇
殿上夔龍威自閫中韓范命雄師聲援突集鷙

將令之自天助大餉騰飽無慾慶
王師之似雨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巍巍青
瑣芳標燁燁玉關閫伐簡鷹揚而鞠虎旅無煩
折斧鈌斨凌鳥道以淨狼煙早見
獻俘授馘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王見賓揮霍才長
靖虜忠貞念切勤
王殺氣暗銅標驌牝共貔貅爭壯袁氛清紫塞謳
歌與笳鼓齊喧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金學曾
經略才雄秉鉞聲湧義篤同舟開帑出金錢犒

航海梯山之力黔藩歡士馬奏搴旗斬將之功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陳惟芝鎮上游龍蟠虎
據勤遠略靜夏攘　軍實裕盤江慮急於救焚
拯溺妖氣掃僰道功始於挾纊投醪原任雲南
總兵黔國公沐昌祚本自將相侯王之種深明
君臣　夏之防念河山之盟誓如
天恩酬一劍視囊橐之積儲若土士享千金鎮守雲
南總兵沐叡鐵券金章之冑登壇授鉞之才誼
急纓冠親部日南之士馬風生雷電立銷徼外

之煙塵鎮守廣西總兵李如樟六韜世授鐵城
百戰身經銀夏冒炎觸瘴樹犄角於豹虎之衝
兵利卒精掃氛祲於鯨鯢之窟以上諸臣均之
誼重於急公績收於剿播並應優異內鳳陽河
南兩地正當有事之際而撫臣李三才則發兵
叁千解餉拾萬曾如春則發兵貳千解餉玖萬
多助兵糧大裨黔土均宜更加優異雲南廣西
二省原奉
聖旨協力援擣陳用賓不但遣將發兵深入播地且
與總兵沐叡同提兵親駐境上防賊衝逸楊芳
先後發廣西兵貳萬解餉叄拾萬幾於代黔受
後李如樟久駐泗城聲援貴州直至事平觸犯
炎蒸抱病歸省蓋
明旨所責成貳省原重貳省撫鎮所以供
明命急鄰封者亦無所不用其力撫臣陳用賓楊芳
更宜大加優異總兵沐叡李如樟亦宜並加優
異沐昌祚以致仕總兵捐金貳千資助黔省宜
加

褒奬以示勸酬者也江西左布政使沈九疇福建左
布政使朱運昌河南左布政使姚學閔廣西左
布政使沈脩雲南左布政使梅淳帶管臨安兵
備道按察使鍾昌帶管曲靖兵備道副使孟紹
慶安普道副使黃文炳廣西賓州兵備副使陳
勗雲南督兵叅將盧承爵押兵潯州府同知何
文偉署守備事指揮沐粲以上諸臣深明大義
各抒忠猷竭物力以濟遐方收足食足兵之效
討軍實而襄大難奏百戰百勝之功俱應賞賚

陝西南鄭縣知縣霍鎮方視
國如家急隣猶己非有相臨之分但以義氣而勁
供辦不使乏興非有剥膚之災但以忠肰而助
攻圍卒能靜亂相應賞賚仍紀錄優處以為有
司敬事勸
王之勸者也原任户科給事中今為民陳尚象瑣闥
名高
君臣義重江湖身遠猶思擒賊以尊
王桑梓憂深遂至毀家而紓難相應起用以竟宏施

禮思明安大順宋仕通趙希伯袁任沈繼祖閫
於皋桑來鶴程雲路陳嘉猷章氏深虞大難之
端不吝中人之產雖捐石增華岳無補崇高而
捧土塞盟津尤徵壯志相應獎異以風民庶者
也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庶奉公者益堅忠義之懷而梗
化者潛消奸宄之念所有補於安攘非淺鮮矣
緣係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
天恩查敘各省直勸
王督撫鎮道並敘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
旨奉
聖旨兵部知道

黔省善後事宜疏

題爲逆酋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

采擇事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稿内開准兵部咨爲

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覆議條列拾事内開一計善後原議

逆酋平定必當改土爲流而各土司有能縛酋

以

獻者或世守其爵或瓜分其土此昭昭在人耳目者

也今事已定矣水西龍澄於伍月貳拾捌日業

已撤兵避嫌矣除斬關輸忠功自難泯聽其從
優敘錄以為土司效忠奮勇之勸而一切大計
可不因原議而規畫之乎謂宜亟行督撫衙門
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
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
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
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孑遺作何安插空闊處所
作何招徠務令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
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釋其非心防其逸志

奠安絕徼以紓
西顧其有應行未盡事宜在督撫諸臣身在彼中心
經其事必有長計遠慮佐所不逮一併議妥作
速具奏
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元兇既殄凡脅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
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併還與優加賑恤以安
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
永靖諸苗橫恣逋誅就着撤回兵馬剿處不必待

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
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又近閱邸報
該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爲恭省干戈幸
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後
采擇事內開條議拾款就中疆半多言黔事就經備
行布按貳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前來看
得播州善後事宜統言備事兵部釐爲拾款析
言黔事李御史列爲拾款詳哉乎其言之矣當
局者迷觀局者智本院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
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
聖明稽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膚見釐爲拾貳條
或爲諸臣已言而申明之者或爲諸臣未言而
專陳之者總之抒一得之愚爲地方長計耳如
或葑菲可采瓦礫不棄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
請施行等因會稿到臣該臣看得播州平定改土設
流業奉
明旨無容別議惟是稽之

舊制原隸四川但貴州在十三省之中最為狹隘瘠
濟今秉此平播之後而割地以益之又以楚地
之最遠而近於黔者改隸之則幅幀漸擴居然
西南一大都會矣至於裁減協濟賑恤增築諸
事皆固圉寧民還定安集之上務所宜急為舉
行者臣叅詳再四所見相同除改設郡縣遴選
將吏五司改流清查黃冊肆款俱關係播州臣
已於平播善後疏中叅以蜀事另行會
題外其更易轄屬等開款俱係黔事該臣會同巡
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前事俱在可行相
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
題覆施行緣係逆賊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
宜以備
采擇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款具本專差承差黃可
美齎捧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伍百里而遙反屬於黔平清偏鎮肆衛近黔之鎮遠去楚貳千餘里而遙反屬於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酋犯偏橋而楚不能救比者酋犯黎平而黔不能救即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壹夫壹粒之助非不欲救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壹府永從壹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肆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為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誰能諉之伏乞

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容不

減清浪參将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
議矣黔中下陸衛無壹重将何以彈壓
則興隆參将似不當裁都清守備當仍
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婺川參将石阡
都司應裁壩陽普安迤西叁處既有守
備則畢節參将應裁省城既有遊擊則
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寇未靖總
兵標下留兵壹千叁百為貳營興隆參
将部下留兵壹千貳百内分其半為壹
營守興隆隸參将部下分其半為壹營
守平越隸都清守備部下以為下衛之
保障壩陽兵叁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
陽留兵壹千分為二營以為省會之爪
牙第餋兵叁千伍百餘名每年約費叁
萬伍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剩
餉内暫支俟貳叁年後地方大寧徐徐
議撤婺川參将王鳴鶴陳良玭俱将楚
兵聽楚中去留畢節參将朱鶴齡都司

錢中遴守備杜鶴鳴合無免其赴部另
補別缺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故
沈尚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膝為兎
竄耿若越人節經兵部題
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疏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
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
陽待年餘大定之後以春夏駐貴陽秋
冬駐銅仁永為定例無許偏安一隅伏
乞

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
壹大縣其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
之協濟查四川烏撒鎮雄東川烏蒙等
肆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壹萬肆千
叁百貳拾肆石折色糧銀叁千壹百兩
查每年解納不及拾分之叁播州協濟
糧銀每年叁千壹百陸拾肆兩柒錢楊
酋拒

命逋負不納自萬曆拾捌年至貳拾柒年未完銀約
貳萬玖千捌百叁拾餘兩酉陽每年協
濟銀柒百兩自萬曆拾玖年起至貳拾
柒年共欠叁千玖百陸拾餘兩徒負協
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
不可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
祇緣肆府酉陽襲職不由貴州渙然不
相統轄卽錢糧逋負既無可罰之俸又
無可降之官至於屢催屢負未可如何
以臣等之愚肆府酉陽卽不能割隸貴
州至其襲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
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憚此
一策也不然請乞
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
掌無得秦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
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
催肆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
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

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為殿
最必完及分數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
也舍此叅策而欲籍悠悠難必之協濟
以充嗷嗷待哺之正供欲保貧軍之不
轉為溝中瘠也必無幸矣伏乞

聖裁

一議楚省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
一道所轄長衡郴府州縣每年協濟貴
州糧銀叅萬柒百貳拾兩零遞年遞負

實滇南出入門户也黔之設專為滇設
無黔則無滇矣

國家輿地以雲貴為極邊

舊制倉驛小吏俱給

符驗蓋憫其險遠耳以故流官中無論方面即倉驛
之陞轉皆馳驛也土司中無論進

表即
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中無論方面部臣即
教官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蓋以極

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撫臣日夕掛號堆案盈几欲栽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乏衛官貧而不能陪急之則開户驛官卑而不能支急之則逸去惟有仰屋浩嘆而已查得貴州之驛非若中原之地征民間之錢糧買馬走遞也又非若他省之馬户有姓名可拘束也舊例俱輪土司走馬至於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州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與隆黄平之馬壹匹不到今播雖已滅五司猶未返舊疆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撫臣不得已疏請於

上借滇楚稍閑驛分各馬給伍匹分發平興共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貳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

雲南止協濟壹千伍百兩遇入
覲年加壹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增壹千伍百
兩入
覲千再增壹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
改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乏仍將滇銀照
依原額臣等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
於滇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船遝至辰沅
常德
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有深意合無鎮

不以時納自萬歷拾肆年起至貳拾柒
年止共拖欠銀伍萬叁千陸伯伍拾兩
零而長沙府屬逋欠尤甚良由貴州撫
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南印糧官吏
自以非屬急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參
不過徒飾虛文即完欠之數催促逾年
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
所憚而汲汲完異屬之餉耶今楊酋甫
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隸

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陞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只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為關係良非淺細伏乞

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皆夷中路線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

御扛齎

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外自有司以下至於貳省會試舉人即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晃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

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狠者如虎馭羊弱者如猫同鼠如

之何其不多益也往年曾設都匀府推
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
矣邇年增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
儻再增設鎮遠府推官壹員駐鎮偏橋
都匀府同知壹員駐鎮平越一衛之邑
攬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
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
武官評責之塡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
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

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
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衛所之
戍卒無更弦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
之實黔之黎庶尚亦有利哉伏乞
聖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酋猖亂流毒三省黔屬
只尺尤切剥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
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
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燬六犯河渡而貴

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荊棘叢生
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
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耕女空其杼驛遞
蕭條道路丘虛小寇竊發饑莩盈野陰
雨連月禾稼不登元元嗷嗷莫必其命
迺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
恤則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
路恐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
賊也為今日計止有議蠲議賑二事然
貴州錢糧董董亡幾何一議蠲則衛所
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
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棠合無於
剩餉内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賢
有司查覈羅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
為賑濟之差等庶
恩周蔀屋民不流離伏乞
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為荒服乎不始

立為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
屬雲南原非重鎮卽設城郭不名金湯
本
朝始立為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鴈行矣第
地方旣褊人民未輳
國初建城率因元舊而城址狹隘墻垣卑薄因陋
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北關生
齒旣繁且稠與城中埒頃者楊酋聲言
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沓入城塡
滿城闉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
翹翹而危嘵嘵而懼當時上民卽有增
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偬不暇議工又乏
金錢誰與為貲及今賊旣滅矣燕雀處
堂亦呴呴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於
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貴州本苗夷
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冊
聞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
州卽平皮林未剿東坡鉀通九股尚存

儻復有楊酋者出而後為之所則晚矣
在昔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
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
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固舊堞外增
新壘卽有烽燧民不遷徙此尤地方之
利也黔中南達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
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
富室之一墻今旣不能一一增高而省
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直破竹解籜耳
念及於此則
國家藩屏之長利也査得外城估計約叁萬金倘
於剩餉內動支一歲可完一勞永逸一
費永安惟此時為然乎夫徹桑未雨畜
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　十六日

六乞歸疏一

奏為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

亟賜點用以保遐方以全子道事臣聞訃感疾不能

候代已伍次疏

請不知能徹

天聽否乃今病日久事益急更有不容默默者蓋向

來臣雖憂病不支尚有按臣在事爲之經理也

今按臣崔景榮復於拾貳月拾柒日聞憂拾捌

日起身回籍矣夫一方之事全在撫按如網之

有一綱衆之有領乃今一時俱缺不知羣吏何所
稟承萬民何所依恃此急乎不急乎從來候代
之官雖云照常行事然止總大體擁名位以繫
屬人心而已自不能一一照管也况臣久病垂
危則身不能事事近又赴境上候代則勢不能
事事吏蠹民艱莫之體察軍機夷情槩從隔閡
此急乎不急乎且非獨於此也近日總兵吳廣
以兵變被論冢部覆亦擬回籍矣一方大吏文
則撫按武則總兵一時並缺脫有不虞之變突

然而起誰為發縱誰為奔走此急乎不急乎夫
此猶論地方事也若臣之身臣之家臣之情千
辛萬苦千險百阻姑不贅言論其大者自古無
不丁憂之官無不奔喪之子惟金革之事乃從
其權而今又非其時矣向臣聞憂之初
陛下留任之
旨方頒臣破賊之疏已上方自幸免於奪情免於墨
縗艱苦亾閔之中尚可釋此終身之一憾乃今
聞喪已捌閱月矣而查無歸期無奪情之名而

有其實無墨縗之事而有其似無金革之變而
不得安於居廬讀禮之常三綱淪九法斁
中國而　冠紳而異類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一旦至此也臣卽不為一身惜為一家惜獨不
為一世之綱常萬古之倫理痛哭而流涕乎則
惟有積憂積哀以至於死亡而已夫死有重於
太山有輕於鴻毛向者與賊對壘臣卽以憂勞
死以矢石死亦自甘之何者為
國捐生卽死賢於生也乃今則何名臣蓋不能為

之解矣異日遼東延綏福建撫臣之缺亦久推
不下然至於應天缺出則非久卽代
陛下亦以應天撫臣値親之喪與他處不同也臣非
生於空桑獨柰何而不以人道處之坐令其積
憂積痛客死遐方若為賊報讐然者蓋臣且不
暇自惜又為
國家之用人惜也以此不避煩聒再為
瀆擾伏乞
陛下將前推肆人

亟賜點用俾臣得交代而去是豈惟爲臣一身一家計即四蜀之封疆可保萬古之名義不虧異日緩急用人受事者亦免於我弱不閑之懼矣臣無任向

闕哀鳴之至緣係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

亟賜點用以保遐方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吏部知道

乞優處府佐疏

題爲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

賜議處以勸勞臣事據四川重慶府中奉臣批據本

府推官高析枝呈爲夙病忽發不能供職懇乞

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內稱患病乞要休致由

詳奉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

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

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

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毋

再遷延繳該本府知府傅光宅看得本官以征
播在營身親戰陣苦心勞力血氣爲傷兼之衝
冐煙嵐坐臥泥水成功還府兩股出血水許多
此同府官所共見者涪州查米遂感痰暈是的
播州新創郡邑百事叢脞本官才委有餘而病
誠不便似應俯從調理以全其志别議擢用以
酬其功等因到臣卷查先該臣看得播賊蕩平
疆土廣闊應建郡縣以司治理第經營草昧之
始必須增設兵備憲職方得内脩戎備外震諸

夷與夫創脩衙宇城池興復學校驛遞或訓練
士馬以振威武或建立鋪舍以司傳遞或清理
疆界丈量田土或綏柔軍民安輯反側及欽遵
明旨賑濟等項事宜俱關喫緊該臣先後行委推官
高折枝親詣播地專攝兵備事務逐項脩舉查
議停妥開欵呈詳具
題間隨據本官稱病具辭已經批行入播視事去
後續據本官又具呈稱職本北人不便南中風
土自吏蜀以來昕夕奔馳日惟往來危峯湍流

間以致感冒風寒時發痰喘累藥不效久欲求
歸獨念播賊猖狂地方戒嚴
上事孔棘誼無避難勉彊服勞本年貳月從戎入播
陸月始還捌月又入料理玖月盡始還風餐露
宿臥雨眠霜使濕氣交流兩足遂成風癱每日
出血數升漸且成瘵日夕幽憂寢寐焦苦飲食
減少痰火更甚今拾壹月初貳日因奉本部院
憲牌催發浯米賑播爲是職親詣浯料視米船
忽然昏眩倒跌舟中不省人事延醫診視皆云
心胃內傷非旦夕可愈職思身與官孰重刀痰
服官使身不可救藥豈人之情況今見奉憲檄
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
能勝若不量力而輕負重任豈第積勞成瘵病
不可醫身不可保將恐方千里新開疆土不能
以時綏懷安集其如地方何呈乞俯憐駑駘下
質無益於時早容休致放歸田里就醫調治苟
延喘息等因由詳前來已經批行該府諭留去
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

景榮議照外官有病即准致仕例也所以爲擇
官而避難者戒也然亦有不可以例論者蓋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則宜
以非常之格處之若高析枝者何如人哉析枝
爲推官已伍年往矣其執法之堅守已之介決
獄之明任事之勇備在撫按薦章姑且勿論自
播事初起綦江始破重慶之人皇駭奔走莫必
其命時道府皆不足倚析枝以一推官獨挺身
倡率效死勿去文武士民倚以爲重當是時微

析枝在城即城內當自變後值進兵請自領兵
當一路以一文臣卑官而當元戎之任尤爲異
常至其破官壩營以解思石之危奪桑木關以
爲諸路之倡壁海龍囤前門以收滅賊之效諸
凡戰功臣敘功疏內言之已悉無容更贅既出
營臣即委之散兵委之善後曾以病辭臣疆使
之析枝不得已復挺身而往時播地新經戰伐
之後死屍相枕血肉狼藉愁雲毒霧行路酸心
而析枝奔走拮据乎其間招流移分田土脩驛

舍安軍兵漸有次第而病遂不支矣然則折枝
之功始終在播而折枝之病始終亦以播夫人
臣不難出萬死一生為
國家爽難鬭士乃甫成功而以病棄之無乃非人
情乎折枝與同知張鰲同入播善後鰲已病死
折枝復以病廢則為
國任事者非死不足以取信此志士所以灰心豪
傑所以解體也查折枝歷俸伍年屢經首薦即
在常格亦應推陞行取臣近日敘功亦擬於在

京清要衙門推用但其病勢已深孤身官邸難
以久待似應稍破常格即為推補使得回籍調
理從容赴任則不但以彼長才不就廢棄即
國家緩急有事就便使之尚可得其尺寸之用非
無補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即將本官於在京
相應員缺推陞遺下原缺另行銓補庶用世者
無棄才之嗟而感恩者思報禮之重矣緣係有
功府佐因病乞休乞

賜議處以勸勞臣專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

旨奉

部知道

糾參黜帥疏

題爲黜帥投賄汙人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

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臣以一介書生弱冠

登

朝服事

陛下幾叁拾年生平砥礪名節頗爲士大夫所信坐是塵忝游躋九列自今春蒙播役持服東歸自惟營葬先臣供養母氏長爲農夫以沒世庶幾爲萬曆完人矣乃不意有無知武弁投賄行私

汙人名節義難忍辱不得不據實陳之
陛下之前臣自去年陸月入蜀時值兵戈擾攘地方
阽危臣嚴禁所屬文武司道總兵等官一切下
程等項槩行停止於時上下倥偬亦自無以、
菜及臣門者至今年伍月內聞臣父之喪發哀
成服後旋思所屬文武官員或以臣值此大故
舉行奠禮臣即卻之未免勞費因即移文所司
嚴行禁止於時州縣有司不敢舉行其鎮道大
吏尚以臣終天之戚仍具禮行奠臣謂祭文無
不受之理因各受其文壹篇餘盡卻之時四川
總兵吳廣備禮親奠貴州總兵李應祥備禮差
官送奠臣俱止受其文壹軸尚有原任四川總
兵劉綎與吳廣同城獨不行奠湖廣總兵陳璘
與李應祥事體相同亦不遣奠臣甚多之謂貳
臣獨能守臣之約如此而不虞其有他腸也比
臣抱病自重慶返成都行至中途接劉綎公
文壹角內壹稟大槩述其感臣使過之仁俾得
效犬馬之勞不致終身蒙詬未云太恩府仙逝

綖以門下受恩最深者不獲躬叩靈几之前一
申芻獻罔極之義謂何前差劉茂林往北直隸
呈蒙 須賜應付業已專官代叩潭府少紓積誠
冒干節鉞伏乞 滂涵等因內所稱差往北直隸
須賜應付蓋先是平賊之後綖即差人具禀向
臣言倘此大捷總兵官當差人赴京打塘報緣
見任總兵各有火牌綖係革任無火牌求給壹
張又云差人由水路去求填湖廣河南北直隸
臣即填與之仍謂其人曰報功只報功却不可

揭害別人淆亂是非爾將官好為此事須說知
之其人應而去蓋臣以為果赴京報功而亦不
虞其有他事也及見其禀帖稱往奠臣家始不
勝驚駭乃荅之云來揭念及先人甚感但專官
代叩潭府之說萬非所宜不孝家下竝無一人
止托縣官差人守門大小事皆白之縣官即使
至亦不得達况不孝方在此斂功而將軍乃差
人於家行奠不孝生平謹交際避嫌疑儻致別
有舉動則將軍一塲辛苦又成空矣君子愛人

以德惟將軍體之若已差人即當趕回庶免多
事此肝膈之言必須體諒無至遺悔仍面諭其
人云傳與尔總兵彼若送禮於吾家吾必祭之
其人亦應而去既臣到成都復接到陳璘公文
壹角內壹稟大槩亦叙其感臣薦拔之意末云
軍中聞太封君仙逝不勝傷悼維時身在敵境
心急逆酋故弗獲匍匐几筵一申弔唁伏念本
職荷將達之知恩同覆載惟太封君本原之自
義比生成除差官即日起程馳赴相府致奠几

筵外爲此具稟伏乞台慈俯垂鑒諒等因臣於
時已卧病在牀仍口占答之云先君之變諸將
軍皆以一奠見遺不孝爲受一軸成禮而已此
道義之交也來揭云行奠於家不孝在蜀而行
奠於家與誰爲交際乎此賄也非禮也不孝生
平謹交際尤避嫌疑果爾者彼此不便望將軍
已之凡臣所以答貳帥者辭嚴義正明示必祭
以爲貳臣即有不肖之心亦必咋指自阻即有
出疆之使亦必裹足不前臣可以相安於無事

矣至令拾壹月內又接到陳璘公文壹角內壹
稟稱臣父之變欲親來弔奠因水阻不前既致
奠臣家又闔人終辭令具祭儀少申微忱內壹
揭開文壹軸香壹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肆
拾兩臣念屬官折銀充奠甚非禮體但既以行
奠而來亦難過責因受其文壹軸香壹炷其折
禮仍令原差帶回仍以數語答之述其不受之
意臣以爲第卻其禮亦可相安於無言矣此近
月臣有家人自原籍來得臣母舅與臣家書則

言陳劉貳總兵先後差官至臣家俱云行奠禮
緣臣父臨危時曾有遺囑言臣臨行時與言別
事不要緊惟賊未滅時播州差人不可令壹字
及門賊既滅時將官差人不可令壹字及門臣
母舅守此戒約以故貳將差官不令至門其劉
綎差官令人語臣母舅轉白臣母言其所齎謝
禮銀壹千兩金壹百兩玉帶壹束祭禮銀貳百
兩懇求許其送進臣母驚懼言豈有以千金行
禮者亟逐之去不將捕之送縣其人不得已去

仍至按臣崔景榮家送禮按臣之父亦罵而逐
之遂去其陳璘差官知劉綎禮未受諭之即回
未云數目亦未至按臣之家等情臣閱之不覺
汗浹背髮指冠仰天椎心而泣下沾襟也夫臣
至不才無足比數然是
陛下節鉞之臣而遐方遠人所觀聽而承式者也柰
何其以賄汙之夫金以百計銀以千計其取數
也多其爲賄也重矣臣豈有遺行耶柰何其以
重賄汙之臣聞君子不家於喪曾參之簀黔婁
之衾仁人孝子必盡心焉臣父生平以清白教
臣即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勅於家其爲臣
名節計亦以至矣柰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
汙之嗟呼以臣之不才而辱及於親臣之罪於
是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
請置者也綎方爲世大詬臣所排羣議而留之者也
今幸而成功矣蓋璘德臣甚綎德臣尤甚其爲
此舉以報德於臣所不可知且當臣敘功之時
一函送禮一函投揭冀以中臣之心而爲彼是

價亦不可知顧愛羊愛禮人各有志貳臣欲以
貨財報臣臣亦欲以名節報
陛下柰何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欲貽之以不
韙之名而貶其節耶至於敘功一事則臣自出
師之日已誓之於
天矣曰賞罰功罪之不明明神殛之死不旋踵逮及
闔門永絕其嗣此寧可以貨利動之而令僉其
言者何物奸眦妄意窺臣嗟嗟貳臣亦可謂心
勞而日拙者矣夫璘之所遺臣於劉者其禮雖

侈然比之劉綎不曾懸絕第其走使臣家之
則臣前所言爲賄不爲禮也既已遠使
數當不止此其後見臣之荅書大厲懼有糾劾
因亟爲此舉以稱臣之意臣既已不墮其術亦
何忍復逆其詐此可無論惟劉綎以千金汙臣
又求牌於臣手報數於臣家機械甚多猥鄙可
厭臣有不能爲之解者㕘照原任南京後府僉
書革任回衛今充爲事官劉綎勇而無禮久馳
跋扈之聲貪而畏人未見簠簋之飭方在論功

而行賞輒先重賄以相投今日蠅營狗苟之態堪羞異時虎噬狼餐之状可想論将固難拘夫一節當官自宜謹於四知此壹臣者所宜亟行究治者也綎於平播論功居最未録其功先摘其過似非

國體且貳帥昔為臣之愛将今為

國之功臣一意暴揚略無寛貸似非人情况臣既未入其賄即槩置不叅亦無不可但綎多辱臣甚大臣既知之而隱默不言知之者臣納汙含垢保全功臣不知者謂臣隱忍模[illegible]別有希冀則是臣以

陛下之權為媒以臣父之喪為餌而以今日一番武功為營私肥家之地也臣即死有餘辱矣以故躊躇再四不得不據實論列伏乞

勅下兵部議處以戒姦貪查綎先年行賄曾經叅論而略無悛改似已無所用耻者今即不能没其功仍宜禁其再用無令以貪黷遺害於行伍以窺闚貽玷於縉紳庶武臣知警官邪可清再照

伐國不問仁人游士不求貞女古之操行有閒
者雄藩寢其邪謀大吏戢其驕從蓋至暮夜而
有故人即揮之不入亦以後矣況以開閫授鉞
之司當寢苫枕塊之際而行間將帥輙爾趾錯
於途幣交於道此足以明臣之無令德而有違
行也豈惟辱身辱親即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亦以甚矣臣已奉
旨回籍無官可罷乞
勑下所司議法行罰削籍除名以為人臣望輕取
者之戒臣愚不勝拳拳緣係黠帥投賄汙人義
難受累係實糾發乞
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
旨奉
聖旨兵部知道